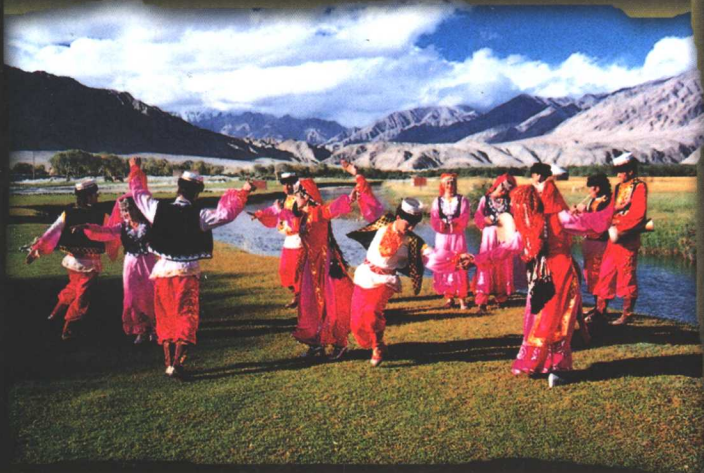


走进西部



塞外风情

赵力 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塞外

风情

主 编 赵 力
 作 者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亚 楠 朱又可
 朱大珪 刘学杰
 刘腊香 张小华
 张 英 周军英
 赵 力 徐 梅
 戴德佩

福建人民出版社



编辑序语

新疆是一片被大海遗忘的土地，是一片汇集着多种民族、包裹着神秘的土地，她拥有美丽的塞外风光和奇特的西域风情。喀什是最具代表性的地方了，这里充满了异样的色彩、异样的图案、异样的情调、异样的建筑风格，街上流淌着艾特莱斯绸花裙和五彩纷呈的花帽，小巷深处氤氲着烤羊肉的油香，瓜果堆积如山，广场上、庭院中，梳小辫的姑娘伴随着热瓦甫翩翩起舞……这一切无不展示了西域的风情，无不注释着西域古老的历史。本书以喀什为中心，介绍新疆最富特色的风物、人情。本书的作者生于斯、长于斯，他们熟悉这片土地，他们热爱这片土地，这片土地赋予了他们智慧和激情，于是有了这些诗化了的散文。作品各具鲜明的特色，或雄浑，或婉约，以诗化了的文字、摄影的艺术讲述这里的故事，赞美这里的风光、物产、人情，让人感受到西域的自然美、哲理美和崇高美。



梳小辮的维吾尔姑娘 (2池 摄)

CONTENTS

老城独韵/刘学杰	1
悬崖乐园	2
小巷绝活	6
千饕岁月	10
抓饭工程	13
蒙面女人	16
男人之夜	19
艾提尕漫笔/朱大珪	23
欢乐的艾提尕	23
艾提尕清真寺小记	26
艾提尕巴扎	28
叶尔羌之恋/张小华	31
哦, 小城	31
簪花	32
爱的民族	33
岳普湖漫游/徐 梅	35
牵引	35
木质的芬芳	36
悠长的冥思	37
历史与现实的对视	39
一面湖水被我看见	40
在“高空王子”的故乡/周军英	43
英吉沙小刀	43
色买提杏之乡	44
英吉沙土陶	45
英吉沙土布	46
达瓦孜及其传人	47

目 录

新疆瓜果别样甜 / 戴德佩	49
盛世安边说异瓜	49
新枝翠叶石榴红	53
游旅喀什 / 朱又可	56
英俄领事馆旧址	56
乐器村, 小刀县	58
莎车歌舞	60
麦盖提农民画	63
巴尔楚克札记 / 赵 力	65
马蹄·胡杨	65
长堤·柳林	67
烽火·芦苇	68
刀郎之梦 / 刘腊香	69
走进麦盖提	69
刀郎人的生活方式	71
刀郎麦西莱甫	73
刀郎人的传说	74
凝眸帕米尔 / 徐 梅	76
雪域高原	76
葳蕤的和零落的	82
一些事物经过血液	85
心中的艾特莱斯 / 张 瑛	88
尼加提和他的铜作坊 / 张 瑛	92
吐鲁番之旅 / 刘学杰	96
葡萄王国	96
火焰山, 不死的精灵	99
神牵梦绕唐布拉 / 亚楠	102

老城独韵

刘学杰

喀什噶尔，这是个多么古老、神秘而又遥不可及的城市。我虽在她怀抱里生活了三十多个春秋，但还未细细地端详过她的容颜，也未触摸过她那绵长的脉搏。

当一位诗人提出叫我写写喀什噶尔老城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她是那般的陌生，如层层叠嶂的烟云包裹着她，苦于找不到下笔之点。我对这个神奇之地还能说些什么？我胆怯了。

我的胆怯犹如著名作家张承志的一

段内心独白：“十几年来我多少次写到喀什，近来我似乎觉得紧急，甚至提笔就想写它，可是写了，出版了，对着苍白的文字，那是苍白的自己啊，我如怔似痴，心中久久漾动着一种此情难表的感觉，而且不管我怎样勤奋学习调动知识，不管我怎么查检历史。惟有对它才使人陷入悲观：即使我满怀真挚，喀什噶尔也是难以描述的。”

这位眼光独特、学富五车的学者型作家自然是谦虚之至，但也不掩“喀什

位于喀什市中心的艾提尕清真寺 (包迪 摄)



噶尔难写”的苦衷。

我呢，什么都不是，我只是喀什噶尔的一名居住者，何况我那不灵光的笔触动的是喀什噶尔最敏感的中枢神经——小巷。我真是冒险了。弓已拉满，不得不发，无奈之中，我这位行者，迈开双腿，又朝小巷走去，走去……

喀什是新疆南部、帕米尔山脚下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是古丝绸之路南北中三路的交汇点。几十个世纪过去了，日月苍狗，世事多变，险恶的“自然豺狼”，张开血盆大口，将尼雅城吞食，将楼兰城消弭，喝令塔里木河改道，让罗布泊干涸。在万劫不复的天灾战祸中，喀什这座塔克拉玛干西缘的小城不

仅完好无缺地保存了下来，成为西域的生存标志，而且以荟萃祖国极西文化的活化石蜚声中外。

悬崖乐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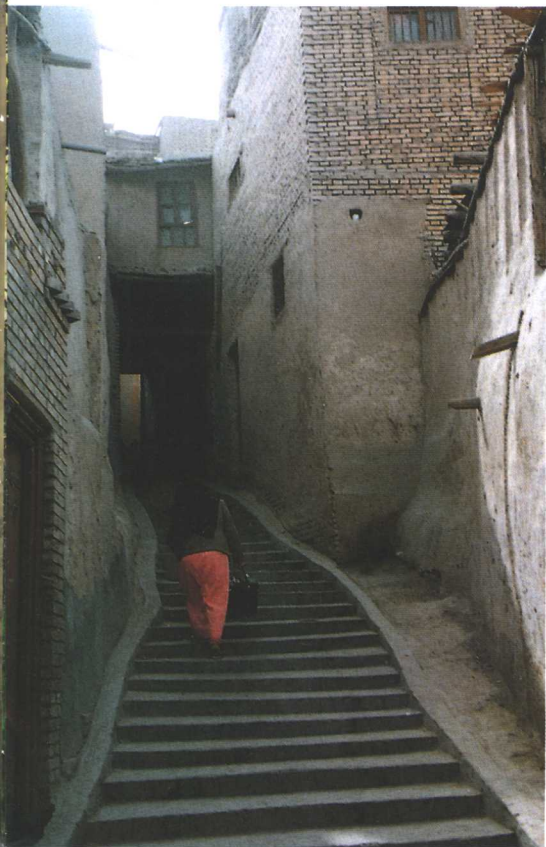
历史真是一种造化，它可以摆弄出叫你无法想像的奇迹。

喀什噶尔老城东北端山崖突兀，上面密密匝匝地叠落着一大群泥巴屋，堪称老城最高的建筑了。只要走过东湖那座似桥非桥的大道，任何人都会把视线往那山崖上停留一会。

此地是如今亚瓦格街办的一个叫“江浩汗”的居委会。这里原本是高高低低的山区，生存环境难与同在近邻的库木代瓦孜、吾斯唐博依街区的小巷相比，后两者虽然千拐百回，但在一个平面上，无登高爬下之虞。“江浩汗”却不然，它的东北面是十几丈高的断崖绝壁，小巷高低差别大，有的坡陡斜成60度，缺儿少女的老人们买面挑水就难了。那路真难行啊，重庆的山城也没这样难行的。难行归难行，人们还是苦恋着这个地方。

此地，我已经爬过几回，慢慢地才知道，亚瓦格这个地方真不能小看。一千多年前，它就是雄踞喀什，坐拥南疆的喀喇汗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维吾尔人骄傲地称其为“我们欢乐的家园”。它的西端，曾是王宫大门的所在。也许是“王者之气”的缘故，此地虽然“险恶”，人们还是愿意向它靠拢。它的对面就是闻名中亚的艾提尕尔清真寺。这个享誉“小麦加”的宗教圣地，自

小巷深深 (包迪 摄)



然是天天看得见，日日去朝拜的绝佳之域了。

古代统治者和他的臣民们如此钟情于亚瓦格，不计“江浩汗”的地理缺陷，拥挤于此，扎根于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此处有九眼泉。泉系地下水渗出形成。你说奇不奇，断崖之间，凶煞之地，偏偏有九股泉水汨汨渗涌，淙淙流淌，老城人坚定不移地认为这是“真主的恩赐”。

可惜，不知为何，后来有四股泉眼干涸了，以至连名称也未流传下来。眼下尚在的五股都有名有姓，还有些说头，亚瓦格人都能道出个一二来呢。

马尔江布拉克——珠泉。相传此泉的水能治耳疾，用水洗患处即愈，还能使耳朵聪灵呢。据当地风俗，洗耳朵之前有讲究，患者要把饕分散给来到泉边的每一个人，一边诵念祝福之词，一边投珠子于泉中，据说如此这般耳疾可很快根除。天长日久，泉底就落满了五彩斑斓的小珠子，才得此名。

塔希布拉克——石头泉，据民间流传的故事讲，古代时此泉在一个状若大锅的巨石间涌出，而这口“石锅”原本是为穷人盛“舍饭”的，后来饭吃完了，石锅里就贮满了清冽的泉水，永不干涸。

艾依得尔哈布拉克——龙泉。据说，此泉深邃无底，幽寒可怖，里头藏一条长长的青龙，断水少雨时，祷之则灵；若有不敬，大祸将至。

诺尔布拉克——渡槽泉。关于这口泉的传说就少多了。据说该泉原水位很高，城中一位乐善好施的国王派工匠在泉边架起木质渡槽，将水引到几公里外

的缺水之地，百姓们欢迎不迭。

纳瓦依布拉克——诗圣泉。这是五口泉中最富文化品味的称谓了。纳瓦依是15世纪中亚大诗人，全称阿里谢尔·纳瓦依，是五百多年前名噪中亚、家喻户晓的“大诗星”。喀什噶尔居民就把“纳瓦依”视为杰出诗圣的代名词。19世纪维吾尔诗坛最伟大的诗人阿不都热依木·纳扎里，就出生在这口泉眼旁，他是维吾尔文学史上惟一可同阿里谢尔·纳瓦依相提并论的诗坛巨星。“诗圣泉”之名已流传了四百多年，其实为这口泉取其他名称也有许多的理由，也能演绎出动人的故事，但于喀什噶尔人来说，

雕梁画栋的居民住宅 (石树森 摄)



任何动听美妙的词汇也难与伟大的诗圣相比了，虽然居地险峻，沟壑参差，生计困顿，人们对诗行的敬重，对文化的膜拜足见一斑。

有泉水，有诗圣，又有王宫大门的奠基，亚瓦格顺理成章地成了古代喀什噶尔人的发祥地。

今天，我在五口泉边盘桓了一阵，自然是难觅到一丝一毫传说中的遗迹，但那泉水不知疲倦地涌流着，泉眼四周不时迸溅起碎细的水花，站在泉边听不到水的声响，就这么默默地流着、涌着，它的主人们也就这么一代一代活着、忙着。人和泉水成了患难与共、唇齿相依

的好邻居。

现在，我正沿一条陡峭的巷子爬坡而上，三拐两蹬，四绕五折，来到了“江浩汗”。不知不觉，我已经站在了喀什的制高点，满城景色，尽在眼前，所不同的是，陡峭的悬崖一侧已用几堵庞大的土坯群垒筑了十多米高的防塌墙，看来这悬崖上的居民还要世代代住下去了。站在高处，风刮得紧，非久留之处，我还是操心“小巷”的事。

我在“江浩汗”一路蹒跚，不是我有腿疾，而是脚下的巷道很不规则，时宽时窄，忽高忽低，走不多时我已气喘吁吁了。也许是地势高的缘故，太阳对它的“关照”格外长久，古老而厚实的屋墙，仿佛被焦日灼透了似的，成了熟透的土黄色。“过街楼”的稠密，将巷道的光亮遮去了大半，更显深邃幽暗。突然“得得得”的驴蹄声传来，这悬崖之上，毛驴怎么能上得来？待“得得”声到了跟前，原来是一头黑色的小毛驴拉着一辆小板车，车板上放着一堆“皮芽孜”（洋葱）和萝卜，赶车人是位中年农民，戴一顶白底黑边的素色花帽，嘴里不停地“咆西！咆西！”（让路，让路）巷道昏暗，他怕撞上人，才不厌其烦地“咆西，咆西”，驴车小跑似地穿行在人群中，未碰着一个人。一位老大娘挥手挡住了驴车要买“皮芽孜”。看来，赶车的农民是此地的常客。

当我走过幽暗的巷道，前面豁然亮堂起来。原来这是三条小巷的交汇之地，有四五个小摊出售小食，一个摊子的木板车上放着一块偌大的冰块，化成水滴已将地面浸得湿漉漉的。我知道



殷实之家（包迪 摄）

这是在出售“沙朗刀克”。在喀什炎夏时节,维吾尔人解渴降温的“固体饮料”便是它了。这冰块在严冬时放入地下冰窖内贮存,可以到次年夏天也不融化。眼下正是6月,喝一碗“沙朗刀克”真过瘾。那位双手麻利的师傅操着冰凿“嚓嚓嚓”,不到一分钟,已“斩”下半碗碎冰渣,用净水冲洗几遍后,加几勺酸奶子,放少许白糖水,用木勺搅了搅,然后像耍杂耍似地把碗中的小冰块高高扬起再接回碗里。那尺余高的白色冰浪,伴着师傅手腕均匀的抖动,真叫人馋涎欲滴,恨不能立马啜饮了。此时,我正大汗涔涔,手头又未带水,正是享受“沙朗刀克”的难得机遇。我注意到了,他往碗里多添了一勺酸奶,一副笑脸地递过来:“汉族人嘛好朋友,不甜不要钱!”我双手接过碗,也向他幽默了一默:“曼,吾维古拉不兰多斯,塔特力克,包里米斯姆,普鲁比力道(民族同志是我的朋友,不甜也给钱)!”他哈哈大笑几声后问我到“江浩汗”有何公干?我说明了来意,他向一位老人嘱托道:你领这位干部去吧!

领路老人个头不高,清瘦的脸颊上写满了“沧桑”。我跟他来到一个院落门前,门口几位老人正在听一位“热瓦甫奇”弹奏喀什民间套曲《塔什瓦依》,我怕打扰老人们的兴致,收回脚步聆听。琴声美妙之极,忽而委婉柔情,忽而翻腾欢奔。一位老人听得眯住了双眼,在尽力品味它的灵性。琴声虽在夕阳间飘出,但那诱人的旋律犹如大漠人久旱逢甘霖,心头好甜润呀!一曲奏罢,出现了主持人的声音。哎呀,我搞错了,原来



刀鞘制作 (包迪 摄)



民族乐器手工匠人 (石树森 摄)

是电视台在播放节目。

这就是“江浩汗”，这就是“江浩汗”的昨天，也是它的今天。小巷高低蜿蜒，巷貌粗陋，但小巷人对眼下的日子是满足的，在恪守着上千年的传统习俗之中，也从容地面对现代生活的冲击。

噢，悬崖上的乐园。

小巷绝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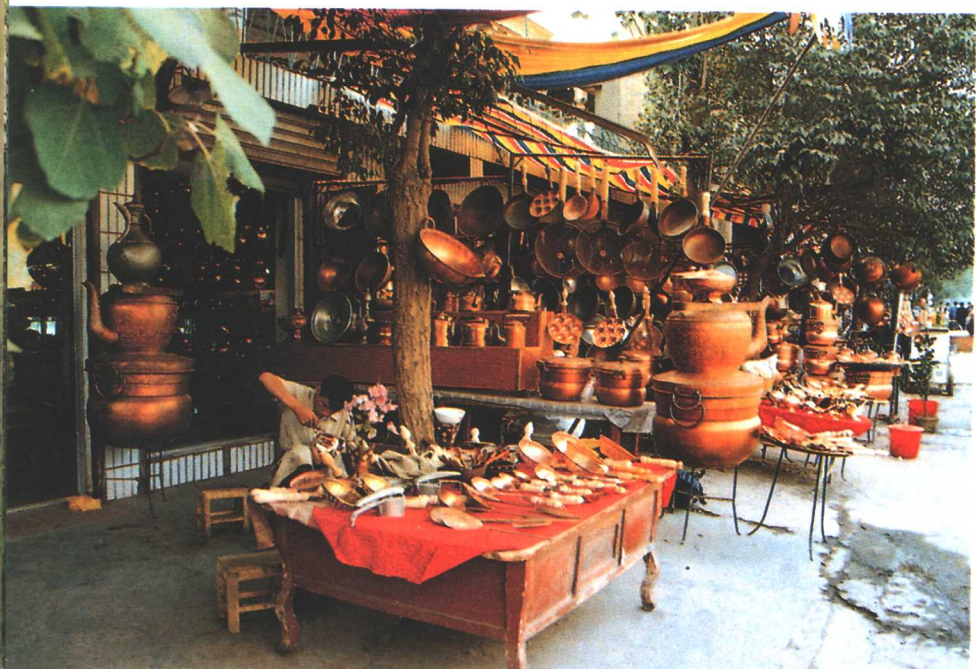
“叮叮当，叮叮当！”一阵铿锵的敲击声，叫我放慢了脚步。今天是巴扎天，我正逛在吾斯唐博依小巷里。

“叮当”声是从路旁十来间泥巴作坊传来的。这是有几百年历史的喀什黄金首饰一条街。叮当作响的首饰加工房云集着喀什做活最细、技艺最高超的匠人。这一个个泥巴屋极简陋又极小（不足两平方米），尺许见方的小木箱（小木

柜）就是他们加工的“机房”，破铜烂铁废金属加少许金、银、锡就是原料，一把锤，一把剪，一把锉，一个小火炉，一个吹风管，一个羊皮风箱就是全部工具，火淬锻打，精雕细琢，如此这般，便制成了玲珑剔透、造型别致的一件件金银饰物。

喀什妇女极重首饰，再穷的家庭娶媳时，一副仿金耳环、一枚戒指是少不了的，否则新娘子就要“罢轿”了。据史料记载，早在喀喇汗王朝时，此地妇女就有佩戴首饰之风，“穿衣披金挂银不可缺一耳”。从出土的文物看，那些做工精细的耳坠、戒指、手镯、项链式样大方，纹路华丽，线条粗犷，显示了那个年代的锻造工艺和对美的追求。在繁忙的丝绸之路上，中亚、西亚的驼队商贾，常常流连于喀什老城巴扎（集市），采购着心爱的饰物。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

瞧，小伙子干得多么专注（色迪 摄）



可·波罗，在喀什停留的几天里，在老城巴扎用随身货物换了几件首饰，当作稀罕之物，辗转中原，甚至在朝廷官员面前都要拿出来炫耀一番，像是在展示天外之物。在马可·波罗离喀什的九百多年后的今天，喀什老城的首饰作坊依然是那般的兴盛，叮当声不绝于耳。

噢，我忘记说了，原料中少不了玫瑰红和翡翠宝石，颜色越是鲜亮夺目，越能受到妇女的喜爱，如同她们选择衣服布料一样，越鲜越艳越亮越好。这和邻近的大漠戈壁的土色反差极大，无论从美学角度，还是从视觉艺术来讲，这种选择都是高明的。

我站在一位工匠旁欣赏着他那熟练的手艺。当他把锻打好的仿金耳环、红宝石戒指递给两位少妇时，她俩捧在手中看不够，一会儿试戴，一会儿摘下翻看，喜滋滋地像得了一件什么宝物。两对首饰才8元钱！待两位少妇离开首饰铺后，我问匠人：“要这么一点钱，你认识他们？”

“哎哟，大哥，你嘛不知道呢，”说着，从口袋掏出几枚玫瑰红纽扣，“宝石就这玩意儿，敢胡要钱？”

啊？这“珠光宝气”原是有机玻璃！他见我发愣，又诡谲地笑道：“‘文化大革命’那会儿扣子不好买，我们还用过彩色塑料的牙刷把呢！”呜呼，那些年，我一直当它是宝石。

我朝袖珍柜台望去，加工好的各类首饰，依次别在雪白的衬布上，映照得光彩夺目，有的状如鸡心，有的亮如水滴，有的红如石榴，有的灿若明星，真是匠心独运，各领风骚。我难以相信，它

们竟是破铜烂铁、边角料、有机玻璃扣的合成成品。看来以假充真也不容易，那几元钱的装饰之物，把它搞得灿灿亮亮，精精当当，不知要敲打多少锤，要淬几次火，要琢多少遍，要留多少汗，才得以造就。人们明知是假宝石，也乐于“上当”。我问一位维吾尔中年妇女：“这些东西不值钱，为什么还这样喜欢？”对我的直率发问，她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把玩着刚刚打好的一对吊型耳坠说：“你看，真货也没它漂亮，戴上它人们还眼馋呢！”说话间一位穿着入时的维吾尔妇女搭上了腔：“几百元上千元的真货过不了舍不得丢，假的才几个钱，划



制作摇床的巴郎（包迪摄）



琴匠（包迪摄）

算,划算!”满足之情,溢于言表。不用再赘述,佩戴者已把原委讲透了。当我正欲出门时,“哗”地涌进来十多位西方客人,导游介绍说来自美国北加州的财团老总,想不到这些腰缠“亿贯”的阔佬亦对便宜之物兴趣甚浓,躬着身子细细欣赏陈列的样品,有的还掏出放大镜照着看,你几件、他几件地选购着。区区几美元就能买好几副。导游小姐用英语反复提醒客人:都是手工打制的工艺品,不是真宝石。一位白发满头的美国人摆摆手:“不,不,把假东西做得比真东西漂亮,这很了不起,带回去也让家人见识见识新疆的古老手艺吧!”

见多识广的财团大老板不是舍不得

腰包里的钱,他们看重的是我们不易感受到的那种手工艺。世界金融巨头躬曲着身子的着迷劲儿,不正验证了它的不同凡俗和喀什艺术的张力吗!

成拐尺型的吾斯唐博依巷是喀什手艺人的天下,这个不显山不露水且有几分丑陋之地,几乎占据了老城手艺人的半壁江山,铜锅工、白铁工、玻璃工、补锅工、棉絮工、制琴工、花条箱工、帽子工、摇床工、织毯工、擀毡工、镶牙工,各显身手,靠绝活拉家带口,靠绝活让疲惫的老城不停地运转,时时干出些叫世人刮目相看的事情。喀什国际机场遇到这样一件事:一架波音737客机的钥匙断成了两截,飞机开不了,机长找了几家厂子,都摇头加工不出来,眼看飞机40分钟后就要起飞,机长急得团团转。有人推荐找找吾斯唐博依小巷配钥匙的师傅。病急乱投医,机长在翻译的陪伴下火速赶到,一位叫艾山江的师傅满口答应配制,机长看着寒酸杂乱的地摊,简陋的工具,眉头紧蹙:就这破烂地方为世界骄子波音客机配钥匙?心里凉了大半截,无奈中只好屈尊,双眼直盯着师父手中的活。只见艾山江嘴里哼着喀什小曲,一会儿砸,一会儿锉,一会儿磨,叮叮当当,比比划划,机长两支烟没抽完,一把闪光发亮的新钥匙交在了机长手里。机长还是半信半疑。你猜怎么着?机长风驰电掣般地赶到机场,咔嚓,钥匙一下就将锁打开了!艾山江用原始的工艺开启了现代的门,这个故事由机长本人带到北京,带到广州,那里人瞪大了眼:这不是天方夜谭吧!

上百年来,吾斯唐博依就没有安静

制毯女工 (包迪 摄)



过，不论春夏秋冬，密密麻麻的店铺里不是“叮叮当当”，就是“嚓嚓咣咣”。忽地，一阵奇异的响声从旋铺传出，一排六七间泥巴小屋的门首却“热闹非凡”，一溜儿悬挂着家具腿、坎坎把、捻线锤、拂尘杆、擀面杖……长长短短，粗粗细细，扁扁圆圆，形状各异，花纹简练。不论谁路过，都要张望几眼，每个铺子前都堆着一些榆木桑木疙瘩。这些不值钱的下脚料经旋匠们一处置，个个都出落成有身价的艺术品。以往把它们归入“小杂什”，是小瞧人了。

旋制术在西域已有上千年的历史。那时，富足人家或王宫官邸的房舍都要精心修饰，有的要雕檩画栋，有的要勾勾勒，这旋制术就派上了用场，别看它工具简陋，只一根木头，一个转带和一把利刃，全凭旋匠的手感和刀法出活。

我随意走进一家铺子，只听“丝丝”的声音交~~错~~鸣响，像牵来一串神秘莫测欢乐的古尔邦节（色迪 摄）



旋木匠（色迪 摄）



的故事。眼前这位旋匠顶多十六七岁，算是一位“准小伙”，眼睛乌亮睫毛长，肤色较黑。他正在专心地旋制打馕用的花纹锤，对我的到来，头抬也不抬。我问道：“小师傅，今年多大了？”

“15。”

“干旋匠几年了？”

“8年。”

“不上学吗？”

“上学？”此时，他停下活抬头望着我，紧接着便摇了摇头。他那无言的回答连同他那对上学的陌生强烈地刺激着我。看来，他是一天学也没上过。

接着他告诉我，他叫艾尔肯，爷爷的爷爷都是干这行当的，地球围绕太阳转动了几万万个昼夜，从三百年前旋到三百年后，家庭的生存天地依然是这小小的旋匠铺。他操起刀如同玩耍，漫不经心，须知，刀的方位、轻重、深浅稍有疏忽，材料立时会变成废品。只见艾尔肯或双手握刀“割槽”，或单手执刀“削皮”，或缀以纹线，或留下圆弧，大小厚薄不同的刀具，在他手中自如地左旋右转，从粗坯到精雕，几乎没有停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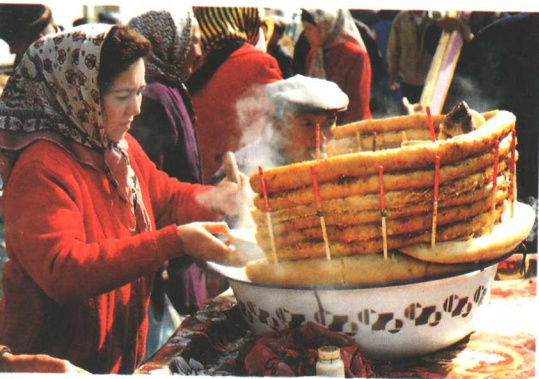
馕 (包迪 摄)

或间隙，一鼓作气，一转到底，这是熟练旋匠的手艺。而初学者不糟蹋一大堆木头截截，绝难学到此手艺。

这些小玩意儿，有多少就能销出多少，无库存积压之虞，其中大多被附近的农民买去了，有的被游客带到北京、上海、广州、温州安家落户，有的还被带到大洋彼岸的美利坚，由此发端绘声绘色地述说着新疆西部那座老城里神奇的故事。

干馕岁月

喀什人对馕的膜拜不亚于对真主安拉的尊崇。“一天不吃馕，心里就发慌，两天不吃馕，腿子如筛糠，三天不吃馕，敢骂老达当(爹)，四天不吃馕，准



面肺子、米肠子 (包迪 摄)

备拆房梁，五天不吃馕，就拜麻扎(坟墓)王。”馕就是这么个东西，顺口溜是言重了，但馕的地位谁也不能取代是事实。

馕这个火烤之物，其渊源其典故，我未专门探研过，只是从一篇考古文章里知道，它的历史堪称悠久。前些年，在新疆高昌故城阿斯塔拉古墓群出土了一具干尸，陪葬品除了饺子外，还有干透了的馕。墓主躺在地下已达1200多年，若讲资历，这馕至少是1200多岁了。

就是这个圆圆的烤饼，沿着漫长的历史经纬演绎出了难以计数的或悲哀或滑稽或奇特或隽永的“干馕岁月”的活剧来，为老城喀什增添了几许神秘和莫测。

这馕真不能以貌论轻重哩。它简直就是老城人经济水准和生活优劣的寒暑表。小巷人见面第一句话是：“你家打(烤)馕了吗？”“你挣了几个馕钱？”有馕吃就有了生计，有馕吃你就是富足人家。

馕是喀什人的主食，如同北方人的馍馍，西方人的面包，不能每日没有。当你去维吾尔人家作客、去饭馆时，当你在茶馆品茗时，主人首先端来一盘热烘烘的馕。主人净手后，将馕一分为二，放在你面前，边喝茶，边吃馕，边叙旧。有了馕的铺垫，恬淡的氛围就有了热腾腾的氤氲。

维吾尔人有句俗话：无馕不出门，无馕不见人，无馕不待客。说来你也许不信，有的先进代表赴京开会，离喀前那沉甸甸的提包里非得塞上几个馕不可，即使无吃的机会，看着它心里也踏实。有的耐不住馋涎，乘隙大嚼一顿。真

是天地可变，本性难移。鱿鱼海参算个啥，惟馕才能提精神。老城有几百人常驻温州、苏州做生意，一去就是大半年，每人携带100多个馕闯世界，有的不惜花费航空邮寄馕，叫人哂笑不已。但人家说：这是最经济的选择，一是方便，二是合口，三是顶饿，四是省钱。时间久了馕发干，不要紧，就着开水浸软吃。这些百万元的“巨富”，生活如此吝啬，常叫南方人百思不得其解。

前不久，我和几位同事去亚瓦格街办的哈姆巴扎居委会作客，主人先是用“馕宴”款待我们，铺满大炕的餐巾上，放着三大摞各式馕，有白色相间的“芝麻馕”，有层层叠叠的“千层馕”，有外观浑圆的“夹肉馕”，还有曲线连缀、花纹独特、让人不忍下肚的“艺术馕”。居中的约两尺高的金字塔式馕，往上一个比一个小，尖端上的馕如核桃大，最底层的馕直径达40多厘米。与其说展示了今日维吾尔老城人的富裕，不如说显示了喀什人“馕文化”的神圣。

时光是课本，岁月是老师。现代维吾尔人在馕的吃法上也花样翻新，有了



油炸馓子 (石树森 摄)